

主编
徐生

四库全书

远方出版社

文 白 对 照

四 库 全 书

第五十五卷

主 编 徐 生

远方出版社

队相遇，双方对峙。陈泰下令各军坚守营垒，不与姜维的军队交战，派使者向郭淮报告，让郭淮尽快向牛头山进军，截断姜维的退路。郭淮采纳了他的建议，进军洮水。姜维害怕，率军逃走。句安等人投降魏国。

冬十二月，魏国派人到王凌的治所任命王凌担任太尉。

起初，王凌以将军的身份持节督领扬州的西部地区，他的外甥令狐愚担任兖州刺史，驻扎在平河，甥舅二人同时掌握重兵，专门承担淮南地区的防御重任。二人暗中策划，认为魏主受强臣控制，楚王曹彪足智有勇，打算共同立他为皇帝，奉迎他到许昌建都。令狐愚派手下将领与楚王通了消息。王凌的儿子王广劝阻说：“凡要干一番大事业，应该本着人情世故。曹爽骄横奢侈，何晏华而不实，丁谧、毕轨、邓飏、桓范一心一意追名逐利。他们心里想的虽然十分高远但都不切实际，改变朝廷的典章制度，老百姓没人顺从他们。所以在同一天被杀之后，天下的名士便失去了一半，然而老百姓不感到悲哀，这是失去民心的缘故。如今司马懿的真心虽然难以揣摩，事情也不能预料，但是他却提拔任用贤能，修定先朝的政策法令，符合大家的愿望。曹爽为人憎恨的事情，他没有不加以改正的，终日兢兢业业，把体恤人民放在第一位，再说他们父子兄弟都掌握着军中大权，是不容易灭亡的。”王凌没有接受。就在这时，令狐愚因病去世。

魏光禄大夫徐邈去世。

卢钦说：“徐公志向高远，品行高洁，才学广博，气势勇猛，一旦施行起来，高远而不急躁，高洁而不孤独，文博而能掌握要领，勇猛而能宽宏大量。”有人问卢钦：“徐公在武帝时，人们都认为他很通达，但自从任凉州刺史回京后，人们都认为他很孤独，这是为什么？”卢钦说：“以前毛玠、崔琰执政，提倡清廉朴素，当时的人们都改变自己的车马服饰以求取名声，然而徐公不改平常的装束，所以人们认为他通达。近来天下奢侈淫靡，人们竞相效仿，而徐公依然保持平素的风尚，所以从前的通达变成今日的孤独，这是因为世人变化无常，而徐公始终如一。”

延熙十三年（庚午，250），秋季，吴国废除太子孙和，诛杀鲁王孙霸以及将军朱据。冬十一月，立皇子孙亮做太子。

起初，潘夫人深受吴主孙权宠幸，生下少子孙亮，孙权非常喜爱他。全公主与太子孙和有隔阂以后，自己想预先结交孙亮，因此常常称赞孙亮的美德。孙权因为鲁王孙霸结交朋党来陷害他的哥哥，因此心里十分憎恨他，对待中孙峻说：“子弟们相处不和睦，将会有袁绍兄弟一样的失败，而被天下人耻笑。像这样只立一人做太子，怎能不乱呢？”于是便有了废孙和立孙亮的打算，然而犹豫不定，过了几年仍没施行。到了这时，才幽禁了太子孙和。将军朱据进谏说：“太子是国家的根基，加之他平素性情仁慈忠孝，天下人都拥护他。从前晋献公宠幸骊姬而太子申生不能活下来，汉武帝相信江充而戾太子蒙冤死去，我私下担心太子不堪忍受忧郁，即使是像汉武帝那样修建思子之宫，也干事无补。”孙权不听。朱据与尚书仆射屈晃率领将领们把泥抹在脸上将自己捆绑起来，连日到宫殿前请求释放孙和，而无难督陈正和五营督陈象各自上书恳切劝谏。吴主勃然大怒，诛杀陈正、陈象及其家族。又将朱据、屈晃带入殿中，朱据、屈晃仍然劝谏不止，叩头流血，言词声调不屈不挠，孙权责打他们一百下。最终将太子孙和废为平民，迁居故鄣县，赐孙霸自杀。诛杀杨竺、全寄等人，不久又赐朱据自杀。第二年，立潘氏为皇后。

吴军设立堂邑、涂塘二县。

派兵十万人进驻，以堵塞通往北方的道路。

十二月，魏军攻打吴国，在江陵交战，大败吴军。

魏将军王昶说：“孙权流放良臣，嫡子和庶子争权夺利，我们可以乘机发起进攻。”司马懿派新城太守陈泰袭击巫县、秭归，荆州刺史王基率兵向夷陵进发，王昶直指江陵。王昶拉起竹索作桥，渡河向吴军发起攻击。吴国大将施绩趁夜逃入江陵城。王昶想把他引入平地再与他交战，于是先派五军人马沿大路返回，使吴军看到而高兴，又把缴获的铠甲马具丢在城的四周来激怒吴军，然后埋下伏兵等待他们出城追击。施绩果然率军来追，王昶与他交战，大败吴军，斩杀吴军的两个将领。王基、陈泰也打败吴军，收降数千人。

延熙十四年（辛未，251），夏四月，魏司马懿诛杀王凌和楚王曹彪，于是把各个王公安置在邺城。

王凌派将军杨弘把废立皇帝的事告诉兖州刺史黄华，黄华、杨弘



却连名将此事报告了司马懿。司马懿率中军从水路去讨伐王凌，先发布赦免令赦免王凌的罪行，又写信晓谕王凌，不久大军突然到达百尺。王凌大势已去，便把自己的双手绑到身后，到水边向司马懿投降，司马懿给他松了绑，将他送到京师去，王凌半路服毒自杀。司马懿到达洛阳，彻底处理此事，把各个相关连的人全都诛灭三族。挖开王凌、令狐愚的坟墓，剖开棺材将尸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赐楚王曹彪自杀。全部收捕各个王公安置在邺城，派有关官员监察，不准他们与人交往。起初，令狐愚还是平民时，常常志存高远，大家都说他一定能使令狐氏家族兴盛。只有同族父辈令狐邵认为：“令狐愚性情洒脱豪迈，不修养德行而志向远大，必定会灭我宗族。”令狐愚做官有名声后，从容地对令狐邵说：“过去我听您说我不能光大宗族，今天您还要说什么呢？”令狐邵久久看着他而没有回答，私下对妻子说：“令狐愚的性情和气度还跟过去一样。不知我能否受到他的连累，而你们是一定会赶上的。”令狐邵死后十余年，令狐愚灭了家族。起初，令狐愚把别驾单固、治中杨康当作心腹。令狐愚死后，杨康揭露了他的秘事，令狐愚因此而败露。司马懿到达寿春，拿这件事问单固，单固说：“没有这事。”于是将单固逮捕入狱，让杨康追问他，单固无言以对，于是大骂起来：“你这老奴才！既背叛使君，又灭我家族，看你能不能活！”杨康最初还希望自己能封侯，后来因为供词有很我错乱，也被一同处斩。单固又骂他说：“如果死者有知，你有什么脸面在地下活下去？”

秋八月，魏太傅司马懿去世，任命他的儿子司马师担任抚军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。魏国将匈奴部族分割成两个国家。

起初，南匈奴人自认为他们的先人原本是汉室的外甥，因此冒充姓刘。魏太祖将单于呼厨泉留在邺城，把他的人分成五部，居住在并州境内。左贤王刘豹担任左部帅，部族最为强大。城阳太守邓艾进言：“单于留在内地，羌人、夷人失去统治，是合是散没有头领管理。如今单于的尊贵地位日见削弱，而外地的威势日见加重，不可不深加防备。听说刘豹的部族中有反叛的胡人，可以趁此将他们分割成两个国家，来分散刘豹的势力。去卑的功劳显赫于前朝，应该给他的儿子加封一个号，让他居住在雁门。分裂国家，削弱敌人，追记旧功，这是统治边境的长久之计。”邓艾又说：“羌人、胡人与汉民居住在一起。应该

渐渐把他们分出来，使他们居住在编民之外，以便推行廉耻的教化，堵塞奸人为非作歹的路子。”司马师全部采纳。

冬十一月，吴国任命诸葛恪为太子太傅，总管国家大事。

吴立节中郎将陆抗从柴桑驻所到建业治病。病愈将返时，吴主孙权流着泪与他告别，对他说：“过去我听信谗言，与你的父亲在君臣大义上没有能真诚深厚，因此对不起你。我前后责问你父亲的诏书，全都焚毁，不要让人看到。”这时，孙权渐渐感到太子孙和无罪。十一月，孙权从南郊祭祀回来，患了中风病，打算召孙和回来。但是全公主以及侍中孙峻、中书令孙弘不停地劝阻，孙权这才罢休。孙权因为太子孙亮年幼，商议找个可以托付国事的人，孙峻推荐诸葛恪，说他可以担当大事。孙权嫌诸葛恪刚愎自用，孙峻说：“朝廷大臣的才能，没有谁比得上诸葛恪。”这才将诸葛恪召来。诸葛恪临行时，吕岱告诫他说：“当今世上多灾多难，每件事你一定要先想十次再去做。”诸葛恪说：“从前季文子三思而后行，孔子说：‘想两次就可以了。’如今您让我想十次，这说明我才能低劣。”吕岱无言以对，当时人们都认为他失言。诸葛恪到达建业，在卧室内拜见吴主，在床下接受诏命，以大将军的身份兼任太子太傅，孙弘兼任少傅；有关部门的事务全部由诸葛恪统管，只有生杀大事才报告吴主。

费祎向北驻屯到汉寿县，任命陈祗担任尚书令。

延熙十五年（壬申，252），春正月，魏国任命司马师为大将军。吴国封前太子孙和为南阳王。

吴主孙权再次封孙和为南阳王，居住长沙；孙奋为齐王，居住武昌；孙休为琅邪王，居住虎林。

夏四月，吴主孙权去世，太子孙亮继位，任命诸葛恪担任太傅。

吴主孙权患病后，潘后派人向孙弘询问吕后行使皇帝权力的事。左右的人惧怕潘后暴虐无理，乘他昏睡之机，用绳子将他勒死。孙权病危，召来诸葛恪、孙弘、滕胤以及将军吕据、侍中孙峻，嘱托后事后去世。孙弘平素与诸葛恪不和，封锁消息，没有发布讣告，想伪造诏令杀死诸葛恪。孙峻将此事报告诸葛恪。诸葛恪请孙弘来询问事情，在座位上把他杀了。于是讣告天下，谥孙权为大皇帝。太子孙亮即位，任命诸葛恪为太傅，滕胤为卫将军，吕岱为大司马。诸葛恪于是下令废



除充当朝廷耳目察探事情的官吏,原谅拖欠的债务,免除关税,推广恩泽,老百姓皆大欢喜。

吴国将齐王孙奋迁徙到豫章。

诸葛恪不想让各诸侯王居住在濒临长江的军事要地,于是将齐王孙奋迁徙到豫章,琅邪王孙休迁徙到丹阳。孙奋不肯迁移,诸葛恪就写信对他说:“帝王的尊贵与上天同一地位,因此以天下为家,以父兄为臣;仇人有善行,不得不举荐,亲戚有恶行,也不得不诛杀,就这样来承受天命典礼文物,先国家,后自身,这就是圣人订立的制度,百世不变的重要原则,先帝以古代的经验教训作为今日的借鉴,考虑到后世长治久安,因此卧病在床的时候,将诸侯王分派各地,诏令恳切真挚,禁令严峻。这样做,实在是想要上使国家安定,下使诸王保全,使百世后基业能够继承下去,而不会有危国害家的悔恨。对待长辈,大王您应该想着太伯顺从父亲的志向;对待同辈人,应该念及河间王和东海王恭顺兄长的节操;对待自己,应该将前世骄横恣肆荒废紊乱的诸侯王铭记在心作为警戒。但是听说您最近到武昌以后,多次违背诏令,不受法律制度约束,擅自征调将领,私下杀死身旁的人,我们上上下下都深感震惊,没有人不为此感到寒心。俗语说:‘明镜用来照形,知古为了知今。’大王您应该深刻地将鲁王作为教训,改变自己的行为。如果背弃和遗忘先帝的教诲,对朝廷心怀轻慢之心,那么我宁肯辜负大王您,也不敢违背先帝的遗诏,宁肯被大王您怨恨,又岂敢使诏令不能在藩镇中施行呢?”孙奋害怕,终于迁徙豫章。

冬十月,吴国诸葛恪修筑东兴堤。十二月,魏军来进攻,诸葛恪与魏军在徐塘交战,魏军战败逃走。

起初,吴大帝孙权修筑东兴堤来阻止巢湖水外流,后来进攻魏淮南,失败,便把巢湖用来停泊战船,大堤于是被废置不再修筑。到了这时,诸葛恪重新修筑大堤,连接左右两山,在大堤两边修筑两城,各留一千人把守,派全端、留略守城。魏将诸葛诞对司马师说:“如今趁着吴国入侵内地,派王昶进逼江陵,毌丘俭向武昌发起攻击,以牵制住吴军上游的兵力,然后挑选精兵进攻大堤旁的两座城,可以大获全胜。”当时征南大将军王昶、征东将军胡遵、征南将军毌丘俭各自献上征伐吴国的策略。朝廷下诏征求傅嘏的意见。傅嘏说:“吴国与我为敌六

十年了，他们君臣团结，同甘共苦，假使他们将战船排列在重要渡口，加固城池，占据险要，我们横渡长江的计策，恐怕难以取胜。如今边境上的守军，与敌人相距甚远，敌人设置的联络站数量众多，防守严密，我们的间谍不能通行，而在这时出动大军面临巨大的危险，以求得成功，想先交战而后取胜，这不是长久之计。只有大规模屯田垦荒才最为完善牢靠。可以下令王昶、胡遵等人选择地方占据险要地势，从三方同时进军。第一，夺取肥沃的土地，让敌人回到贫瘠的土地上去；第二，士兵来往于百姓之间，不许抢劫掠夺；第三，在边境附近地区实行招抚怀柔政策，使投降顺附的人每天来到；第四，从远处开始设置联络站，使敌人的间谍不能过来；第五，敌人退守后，屯田垦荒容易开展；第六，军队坐地食用积蓄的粮食，兵士不用承担运输任务；第七，敌军内讧的消息及时传到，征讨突袭迅速作出决断。以上这七个方面，是军事行动急须办理的事务。如果不进一步占有，敌人就会独揽便利的资财；占有，利益就会归于我国，不可不明察！”司马师没有采纳，下诏王昶等人分三路进攻吴国，王昶攻打南郡，毌丘俭直指武昌，胡遵、诸葛诞攻打东兴。诸葛恪率兵四万援救东兴。胡遵等人造浮桥渡江，布阵在大堤之上，分兵攻打两城。城高攻不下。诸葛恪派将军丁奉和吕据作前锋，从山的西面向上进攻。丁奉说：“各路军队行动迟缓，如果敌人占据有利地势，就难以与他们争斗以决胜负，我请求赶快进攻。”于是让诸军避开，从山路上下去，丁奉亲率麾下三千人直接突进，扬帆行船两天到达东关，终于占据了徐塘。当时漫天大雪，非常寒冷，胡遵正摆酒宴聚会。丁奉见魏军前部兵力少，让手下的士兵都脱下铠甲，丢掉矛和戟，只戴着头盔拿着刀和盾牌，赤裸上身爬上堤坝。魏军看到他们，大笑起来，没有立即整理队伍对付敌人。吴兵得以爬上，便击鼓呐喊，攻破魏军的前部营垒。吕据等人一到，魏军惊恐万状，纷纷逃散，争相渡过浮桥，浮桥毁坏，互相践踏和掉入水中淹死的有数万人。吴军缴获车辆、牛马、驴骡都数以千计，物资器材堆积如山，凯旋而归。王昶、毌丘俭听说东路军失败，各自烧毁营垒撤走。朝廷打算降将领们的官职，司马师说：“这是我不听诸葛诞的话造成的错误，将军们有什么罪呢？”便全部宽免，不予处罚，只是削去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的爵位而已。后来雍州刺史陈泰请求下令让并州讨伐胡人，队伍还没集



中起来,而雁门、新兴二郡的胡人因为路途遥远,惊恐不安而反叛。司马师又说:“这是我的过错,不是陈雍州的责任。”因此人们都对他心悦诚服。魏光禄大夫张缉说:“诸葛恪不能免死啊。”司马师说:“为什么呢?”张缉说:“他的名声震慑君主,功劳盖过全国,凭什么能活得长久呢?”



资治通鉴卷十六

【原文】

十六年(癸酉,253),春正月,盗杀大将军费祎。

初,姜维攻魏西平,获中郎郭循,以为右将军。循欲刺帝,不得近,每因上寿,且拜且前,为左右所遏,事辄不果。至是,费祎与诸将大会于汉寿,欢饮沉醉,循刺杀之。祎泛爱不疑,待新附太过。张嶷尝与书,引岑彭、来歙为戒,祎不从,故及。魏追封循为乡侯,使其子袭爵。

二月,吴诸葛恪击魏。

吴军还自东兴,加诸葛恪荆、扬二州牧,督中外诸军事。恪遂有轻敌之心,复欲出军,诸大臣以为数出疲劳,固谏不听。中散大夫蒋延固争,恪命扶出。因著论以谕众曰:“昔秦但得关西耳,尚并吞六国。今以魏比秦,土地数倍;以吴、蜀比六国,不能半也。所以能敌之者,但以操时兵众于今适尽,而后生者未长,又司马懿陨毙,而其子幼弱专国,虽有智计之士未得施用,是其厄会也。若顺众人之情,怀偷安之计,以为长江之险可以传世,不论魏之终始而以今日遂轻其后,此吾所以长叹息者也。今众人或以百姓尚贫,欲务闲息,此不知虑其大危而爱其小勤者也。昔汉祖幸已自有三秦,何不闭关自娱,而数出攻楚,岂甘锋刃而忘安宁哉?每鉴荆邯之说,近见家叔父陈表,未尝不喟然也!”众人皆心以为不可,莫敢复难。独滕胤谓曰:“君前破强敌,天下震动。今猥以劳役之后,兴师出征,民疲力屈,远主有备。若攻城不克,野掠无获,是丧前劳而招后责也。且兵者大事,事以众济,众苟不悦,君独安之!”恪又不听,遂大发州郡二十万众,复击魏,以滕胤为都下督,掌统留事。

夏四月,姜维伐魏,围狄道。

维负其才武,欲诱诸羌、胡为羽翼,谓自陇以西,可断而有。每欲大举,费祎常裁制不从,与兵不过万人,曰:“丞相犹不能定中夏,况吾

等乎？不如保国治民，谨守社稷，如其功业，以俟能者，无为侥幸，决成败于一举，若不如志，悔之无及。”及玮死，维遂将数万人伐魏，围狄道。

吴师围魏新城，不克。

初，诸葛恪入淮南，或曰：“宜围新城，俟救至而图之，可大获也。”恪从其计。魏司马师问于虞松曰：“今二方皆急，而诸将意沮，若何？”松曰：“昔周亚夫坚壁昌邑而吴、楚自败，事有似弱而强者，不可不察也。今恪悉其锐众，足以肆暴，而坐守新城，欲以致一战耳。若攻城不拔，请战不可，师老众疲，势将自遁。诸将之不进，乃公之利也。姜维投食我麦，非深根之寇。且谓我并力于东，是以径进。今若使关中诸军倍道急赴，出其不意，殆将走矣。”师曰：“善！”乃使郭淮、陈泰解狄道之围，敕毌丘俭等案兵自守，以新城委吴。泰至洛门，维果以粮尽引还。魏扬州牙门将张特守新城，吴人攻之连月，城中兵合三千人，疾病、战死者过半，而恪起土山急攻，城将陷。特谓吴人曰：“今我无心复战也。然魏法，被攻过百日而救不至者，虽降，家不坐。自受敌以来，已九十余日矣，城虽陷，尚有不欲降者，我当还为相语，条别善恶，明早送名，且以我印绶去为信。”吴人听之。特乃夜撤诸屋材栅，补其缺为二重，明日，谓曰：“我但有斗死耳。”吴人大怒，进攻之，不能拔。会大暑，吴军病者大半，死伤涂地。恪内惟失计，忿形于色。将军朱异以军事迁恪，恪夺其兵。都尉蔡林数陈计，不用，策马奔魏。魏诸将伺知其兵已疲，乃进救兵。七月，恪引去，士卒伤病，流曳顿仆，哀痛嗟呼。而恪晏然自若，诏召相衔，徐乃旋师。由是众庶失望，而怨黯兴矣。汝南太守邓艾言于司马师曰：“孙权已没，大臣未附，恪不念抚恤上下以立根基，乃竞于外事，载祸而归，其亡可待也。”

冬十月，吴杀其太傅诸葛恪，以孙峻为丞相。

恪还建业，陈兵入府，即召中书令孙资厉声谓曰：“卿等何敢数妄作诏！”征行之后曹所奏署令长职司一罢更选，愈治威严，多所罪责。改易宿卫，用其亲近，复严兵欲向青、徐。孙峻因民怨众嫌，构恪于吴主亮，云欲为变。遂与亮谋置酒请恪，伏兵杀之，以苇席裹尸，投之石子冈，并夷三族。临淮臧均表请听故吏收葬，从之。初，恪少有盛名，大帝深器重之，而恪父瑾常以为戚，曰：“非保家之主也。”陆逊尝谓恪曰：“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，在我下者则扶接之。今君气陵其上，意

蔑其下，非安德之基也。”汉侍中诸葛瞻，亮之子也。恪再攻淮南，越雋太守张嶷与之书曰：“太傅受寄托之重，而离少主，履敌庭，恐非良计。郎君宜进言于太傅，旋军广农，务行德惠，数年之后，东西并举，未为晚也。”至是果败。吴群臣共推峻为太尉，滕胤为司徒。有媚峻者言：“万机宜在公族。”乃表峻为丞相、大将军，督中外诸军事，又不置御史大夫，由是士人失望。峻骄矜淫暴，国人侧目。与胤虽内不洽，而外相包容，共事如前。

吴杀其南阳王和。

和妃张氏，恪甥也。峻因此赐和死，张妃亦自杀。其妾何氏曰：“若皆从死，谁当字孤？”遂抚育其子皓及诸姬子德、谦、俊，皆赖以全。齐王奋闻恪诛，欲至建业观变。傅相谏，奋杀之，亦坐废为庶人。

十七年（甲戌，254），春二月，魏司马师杀中书令李丰及太常夏侯玄、光禄大夫张缉，遂废其后张氏。

初，李丰年十七、八，已有清名，其父恢不悦，敕使闭门断客。后司马师秉政，以丰为中书令。时太常夏侯玄有天下重名，以曹爽亲，故不得在势任，居常快快；张缉以后父家居，亦不得意。丰皆与亲善，虽为师所擢用，而心常在玄。魏主芳又数独召丰语，师知其议已，诘之，不以实告。师怒，以刀钁筑杀之，遂收玄、缉下廷尉。钟毓案治，云：“丰等谋诛大将军，以玄代之。缉知其谋。”遂皆夷三族，并废张后。夏侯霸之入蜀也，邀玄与俱，不从。及司马懿薨，中领军许允谓曰：“无复忧矣。”玄叹曰：“此人犹能以通家年少遇我，子元、子上不吾容也。”及下狱，玄不肯下辞，钟毓夜为作辞，流涕示之，玄惟颌之而已。及就东市，颜色不变，举动自若。后允出为镇北将军，与魏主芳别，涕泣歔歔。师讽有司奏其罪，徙乐浪，道死。丰弟翼为兖州刺史，师遣使收之。翼妻荀氏曰：“可及诏书未至赴吴，何为坐取死亡。左右可同赴水火者为谁？”翼思未答，妻曰：“君在大州，不知可与同死生者，虽去亦不免！”乃止，死。初，李恢与尚书仆射杜畿及东安太守郭智善。智子冲有内实而无外观，州里弗称也。冲尝与丰俱见畿，既退，畿叹曰：“孝懿无子，非徒无子，殆将无家。君谋为不死也，其子足以继其业。”时人以畿为误。及丰死，而冲为郡守，卒继父业。正始中，玄及何晏、邓飏俱有盛名，欲交傅嘏，嘏不受。荀粲怪而问之，嘏曰：“泰初志大其量，能合虚

声而无实才。何平叔言远而情近，好辨而无诚，所谓利口覆邦国之人也。邓玄茂外要名利，内无关键，贵同恶异，多言而妒前。多言多衅，妒前无亲。以吾观此三人皆将败家，远之犹恐祸及，况昵之乎？”嘏又以丰不善，谓同志曰：“丰饰伪而多疑，矜小智而昧于权利，若任机事，其死必矣。”

夏，姜维伐魏。秋九月，魏司马师废其主芳为齐王，迁之河内。冬十月，迎高贵乡公髦，立之。

魏主芳以李丰之死，意殊不平。安东将军司马昭镇许昌，诏召之使击姜维。九月，昭领兵入见，芳幸平乐观以临军过。左右劝因昭辞杀之，勒兵以退大将军。已书诏于前，芳惧，不敢发。司马师以太后令召群臣议，以魏主荒淫无度，褻近倡优，不可以承天绪。群臣莫敢违。乃奏收玺绶，归藩于齐，立彭城王据。芳与太后垂泣而别，乘王车从太极殿南出，群臣送者数十人，太尉司马孚悲不自胜，余多流涕。太后曰：“彭城王，季叔也，今来，我当何之？高贵乡公，文皇帝长孙，明皇帝弟子，于礼，小宗有后大宗之义，其详议之。”师乃更召群臣议，迎髦于元城。髦，东海定王霖之子也，时年十四，师使请玺绶，迎之，太后曰：“我见高贵乡公，小时识之，欲以玺绶手授之。”十月，髦至玄武馆，群臣奏请舍前殿，髦以先帝旧处，避止西厢。群臣又请以法驾迎，不听。入洛阳，群臣迎拜，髦下舆答拜，候者请曰：“仪不拜。”髦曰：“吾人臣也。”遂答拜。至止车门，左右曰：“旧乘舆入。”髦曰：“吾被征，未知所为。”遂步至太极东堂，见太后。其日即位，百僚皆欣欣焉。

十八年(乙亥，255)，春正月，魏扬州都督毌丘俭、刺史文钦起兵讨司马师，师击败之，钦奔吴，俭走死。

初，钦以骁果见爱于曹爽，而俭素与夏侯玄、李丰善。至是皆不自安，乃以计厚待钦。俭子甸谓俭曰：“大人居方岳重任，国家倾覆而晏然自守，将受四海之责矣。”于是俭矫太后诏，起兵寿春，移檄州郡以讨司马师。又遣使邀镇南将军诸葛诞，诞斩其使。俭将五、六万众渡淮，至项坚守，使钦在外为游兵。师问计于河南尹王肃，肃曰：“昔关羽有北向争天下之志，孙权袭取其将士家属，羽众瓦解，今淮南将士家在内地，但急往御卫，使不得前，必有土崩之势矣。”时师新割目瘤，创甚，或谓不宜自行。肃又与尚书傅嘏、中书侍郎钟会劝师自行，师疑未决。

嘏曰：“淮、楚兵劲，其锋未易当。若诸将战有利钝，则公事败矣。”师蹶然起曰：“我请舆疾而东。”以弟昭兼中领军，留镇洛阳。师又问计于光禄勋郑袤，袤曰：“俭好谋而不达事情，钦勇而无算。今大军出其不意，江、淮之卒，锐而不能固，宜深沟高垒以挫其气，此亚夫之长策也。”荆州刺史王基言于师曰：“淮南之逆，非吏民思乱也，畏俭等迫胁，是以屯聚。若大兵一临，瓦解必矣。”师从之。以基为前军，既复敕基停驻。基曰：“俭等诈谋已露，众心疑沮。今不张示威形以副民望，而停军高垒，有似畏懦，非用兵之势也。若俭、钦略民以自益，而州郡兵家为贼所得者，更怀离心，此为错兵无用之地而成奸宄之源，吴寇因之，则淮南非国家之有矣。军宜速据南顿，南顿有大邸阁，计足四十日粮。保坚城，因积谷，先人有夺人之心，此平贼之要也。”师听之，进据颍水。闰月，次颍桥，基复曰：“兵闻拙速，未睹巧久。议者多言将军持重，持重非不行之谓也，进而不可犯耳。今以积实资虏而远运军粮，甚非计也。”师犹未许。基曰：“将在军，君令有所不受。彼得则利，我得亦利，是谓争地，南顿是也。”遂辄进据之。俭等亦往争，闻基先到，乃还。吴孙峻率兵袭寿春，师命诸军深壁以待东军之集。诸将请进攻项，师曰：“淮南将士本无反志，俭、钦欺诱，与之举事。小与持久，诈情自露，将不战而克矣。”乃遣诸葛诞自安风向寿春；胡遵出譙、宋，绝其归路。俭、钦进不得斗，退恐寿春见袭，计穷不知所为；将士家皆在北，降者相属。兖州刺史邓艾将万余人趋乐嘉城，俭使钦袭之。师自汝阳潜兵就艾，钦猝遇之，未知所为。其子鸯，年十八，勇力绝人，谓之曰：“及其未定，击之可破也。”于是分为二队，夜夹攻之，鸯率壮士先至鼓噪，军中震扰。师惊骇，病目突出，恐众知之，啗被皆破。钦失期不应，会明，鸯见兵盛，乃还。钦引而东，鸯以匹马拒追骑数千，所向披靡，人莫敢逼。殿中人尹大目故曹氏家奴，从师行，知师目出，启云：“钦本明公腹心，素与大目相信，乞为公追解之。”乃乘马追钦，谓曰：“君侯何苦不可复忍数日中也？”钦殊不悟，乃更怒骂，欲射之。大目涕泣曰：“世事败矣，善自努力。”俭闻钦退，恐惧，夜走寿春，亦溃。孙峻进至橐皋，钦以孤军无继，不能自立，遂诣峻降。俭走慎县，人就杀之，传首京师，诏夷俭三族。以诸葛诞为镇东大将军，都督扬州诸军事。吴军亦还。俭孙女适刘氏，当死，以孕系廷尉。司隶主簿程咸议曰：“女适人者，已孕育则

成他家之母，杀之不足惩乱源，而伤孝子之恩。且男不遇罪于他族，而女嬰戮於二门，非所以矜女弱、均法制也。臣以为在室之女可从父母之刑，既醺之妇，使从夫家之戮。”魏朝从之，遂著为令。

魏大将军司马师卒。二月，师弟昭自为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。

师疾笃，还许昌。昭自洛阳往省之，师令总统诸军而卒。中书侍郎钟会从师典知密事。魏主髦诏敕尚书傅叡，以东南新定，权留昭屯许昌，为内外之援，令叡率诸军还。会与叡谋，使叡表上，辄与昭俱发，还屯洛水南。诏以昭为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。会由是常有自矜之色，叡戒之曰：“子志大其量，而勋业难为也，可不慎哉！”

秋七月，吴孙峻杀朱公主。

吴将军孙仪等谋杀孙峻，不克，死者数千人。全公主潜朱公主，云与同谋，峻遂杀之。

八月，姜维伐魏，败其兵于洮西，遂围狄道，不克而还。

姜维复议出军，征西大将军张翼廷争，以为：“国小民劳，不宜黷武。”不听。维遂将数万人至抱罕。魏雍州刺史王经与战于洮西，大败，死者万计，还保狄道城。翼谓维曰：“可以止矣，进或毁此大功，为蛇画足。”维大怒，遂围狄道。魏诏邓艾行安西将军与征西将军陈泰并力拒维。泰进军陇西，诸将皆曰：“王经新败，蜀众太盛，今以乌合之卒当之，殆必不可。不如据险自保，观衅待敌，此计之得也。”泰曰：“维轻兵深入，正欲与我争锋原野，求一战之利。当高壁深垒，挫其锐气，今乃与战，使贼得计。经既破走，维若以战克之威，进兵东向，据栳阳积谷之实，招纳羌、胡，东争关、陇，传檄四郡，此我之所恶也。今乃以乘胜之兵，挫峻城之下，攻守势殊，客主不同。吾乘高据势，临其项领，不战必走矣。”遂进军潜行，夜至狄道东南高山上，多举烽火，鸣鼓角。维不意救兵卒至，急攻不克，乃遁而还。泰每以一方有事，辄以虚声扰动天下，故希简上事，驿书不过六百里。大将军昭曰：“陈征西沉勇能断，救将陷之城而不求益兵，大将不当尔邪！”

冬，吴始作太庙。

十九年（丙子，256），春正月，以姜维为大将军。夏四月，魏司马昭始服充冕赤舄。魏主髦视学。

初，魏主髦宴群臣于东堂，与诸儒论夏少康、汉高祖优劣，以少康

为优。至是幸太学，与诸儒论《书》、《易》及《礼》，诸儒莫能及。常与中护军司马望、侍中王沈、散骑常侍裴秀及钟会等讲宴于东堂，特加礼异。魏主性急，请召欲速，以望职在外，特给追锋车、虎贲五人，每有集会，辄驰而至。望，孚之子也。

秋七月，姜维伐魏，与其将邓艾战，败绩。

姜维自狄道还驻钟提，魏人以其力竭未能更出。安西将军邓艾曰：“彼有乘胜之势，我有虚弱之实，一也。彼上下相习，我将易兵新，二也。彼以船行，我以陆军，三也。狄道、陇西、南安、祁山各当有守，彼专为一，我分为四，四也。彼从南安因食羌谷，若趣祁山，熟麦千顷，五也。贼有黠计，其来必矣。”秋，维复出祁山，闻艾有备，乃回，趣南安。艾与战于段谷，大破之，死者甚众。蜀人由是怨维。

八月，魏司马昭自为大都督，奏事不名，假黄钺。吴孙峻卒，以其从弟琳为侍中辅政。吴大司马吕岱卒。

始，岱亲近徐原，慷慨有才志，岱赐以巾襦，与共言论，后遂荐拔，官至侍御史。原好直言，岱有得失，辄谏诤，又公论之。或以告岱，岱叹曰：“是我所以贵德渊者也。”及原死，哭之甚哀，曰：“德渊，岱之益友，今不幸，岱复于何所闻过乎！”卒年九十六。

冬十月，吴孙琳杀大司马滕胤、将军吕据。

吴车骑将军吕据在江都，闻孙琳辅政，大怒，表荐滕胤为丞相。琳更以胤为大司马，出驻武昌，未行。据引兵还，约胤共废琳。琳遣从兄宪将兵逆据，而使人趣胤行。胤惧，勒兵自卫。琳表胤反，发兵攻围之。或劝胤曰：“引兵至苍龙门，将士必委琳就公矣。”时夜已半，胤恃与据期，又难举兵向宫。比晓，据不至，琳兵大会，杀胤，夷三族。或劝据奔魏，据曰：“吾耻为叛臣。”遂自杀。

魏以卢毓为司空。

魏以卢毓为司空，毓固让司隶校尉王祥，诏不许。祥至孝，继母朱氏遇之无道，祥愈恭谨。朱氏子览，年数岁，每见祥被箠，辄涕泣抱其母。母以非理使祥，览辄与俱。及长，娶妻，母虐使祥妻，览妻亦趋之，母为少止。祥渐有时誉，母深疾之，密使酖祥。览径起取酒，祥不与，母夺而反之。后母赐祥饌，览辄先尝，母惧，遂止。汉末遭乱，隐居三十余年，不应州郡之命，母终，毁瘠，杖而后起。徐州刺史吕虔檄为别

驾，委以州事，政化大行，时人歌之曰：“海沂之康，实赖王祥。邦国不空，别驾之功。”

吴孙琳杀将军王惇。

琳负贵倨傲，多行无礼。惇与峻从弟宪谋杀之，事泄皆死。

二十年(丁丑，257)，夏四月，吴主亮始亲政。

吴主亮亲政事，大将军孙琳表奏，多见难问。又科兵子弟十八已下、十五已上三千余人，选大将子弟年少有勇力者，使将之，日于苑中教习，曰：“吾立此军，欲与之俱长。”数出中书视大帝时旧事，问左右侍臣曰：“先帝数有特制，今大将军问事，但令我书可邪？”尝食生梅，使黄门至中藏取蜜，蜜中有鼠矢。召问藏吏，藏吏叩头。亮曰：“黄门从尔求蜜邪？”吏曰：“向求，实不敢与。”黄门不服。亮令破鼠矢，矢中燥，因大笑谓左右曰：“若矢先在蜜中，中外俱湿，今外湿里燥，必黄门所为也。”诘之，果服。左右惊悚。

魏扬州都督诸葛诞起兵讨司马昭。六月，昭奉其主髦攻之。吴人救之，不克而还。

诞素与夏侯玄等友善，玄等死，王凌、毌丘俭相继诛灭，诞内不自安，乃倾帑赈施，曲赦有罪以收众心，养轻侠数千人为死士。司马昭初秉政，长史贾充请遣参佐慰劳四征，且观其心。充至淮南，见诞，论时事，因曰：“洛中诸贤皆愿禅代，君以为如何？”诞厉声曰：“卿非贾豫州子乎？世受魏恩，岂可以社稷输人？若洛中有难，吾当死之。”充默然。还，言于昭曰：“诞再在扬州，得士众心。今召之，必不来，然反疾而祸小。不召，则反迟而祸大，不如召之。”充，遼之子也。诏以诞为司空，诞遂杀扬州刺史乐琳，敛屯田兵十余万及新附四、五万人，聚谷足一年食，为闭门自守计；遣长史吴纲将小子覲至吴，称臣请救。司马昭奉魏主髦及太后讨之。吴使将军全怱、全端、唐咨等与文钦同救诞。六月，昭督诸军二十六万进屯丘头，使将军王基、陈騫围寿春。围未合，怱等将众因山乘险突入城，昭敕基敛军坚壁。基累求进讨，会吴朱异率三万人屯安丰，为钦外势，诏基转据北山。基曰：“今围垒转固，兵马向集，当修守备以待越逸，而更移兵守险，使得放纵，虽有智者，不能善其后矣！”遂守便宜，上疏，报听。于是四面合围，壁垒甚峻。击钦、异皆破，走之。秋，吴孙琳大发卒出屯钭里，复遣异等解寿春之围。魏人又